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

御史_臣李陽祚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 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五十一

李時勉

陳敬宗

劉鉉

邢讓

李紹

林瀚

謝鐸

魯鐸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中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太祖實錄授刑部主事復與重修實錄書成改翰林侍讀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時務十五事成祖決計都北京時方招徠遠人而時勉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抵之地復取視者再卒多施行尋被讒下獄歲餘得釋楊榮薦復職洪

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逾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

前使者已縛時勉從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聞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宣德五年修成祖實錄成遷侍讀學士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

帝乃出餘錢賜之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六年代貝泰為祭酒八年乞致仕不允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彞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夏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

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慚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太后太后為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繼不拘檢柙時勉嘗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竟得其助大用豐潤人樸魯初不為六館所知及是名勲京師明年中鄉試官至戶部主事九年帝視學時勉進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連疏乞致仕

不允十二年春乃得請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
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英宗北狩時勉日
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
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恥景泰元年得旨褒答
而時勉卒矣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五年以其孫顯請
改謚忠文贈禮部侍郎時勉為祭酒六年列格至誠正
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
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為贍給督令讀書燈火諸生吟

誦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始太祖以宋納為祭酒最有
名其後寧化張顯宗申明學規人比之訥而胡儼當成
祖之世尤稱人師然以直節重望為士類所依歸者莫
如時勉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
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
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
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
去人稱為太平盛事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
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
四書大全再修太祖實錄授翰林侍講內艱歸宣德元
年起修兩朝實錄明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帝諭之曰
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九
年秩滿遷祭酒正統三年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
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
之期始赴實長奸情請以肄業多寡為次第又近有願

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敬宗
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
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
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僚屬憚其嚴誣以他事訟
之法司周忱與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為屬草辭稍遷
就敬宗驚曰得無誑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
師王振欲見之令忱道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
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

書程子四箴知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
不往見王直為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
薦公為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
議顧不樂耶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
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
如此十二年冬乞休不允景泰元年九月與尚書魏驥
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
順三年五月卒年八十三後贈禮部侍郎諡文定初敬

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曳二人並列曰
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後二
人同時為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
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生彌月而孤及長刲股療母疾母
卒哀毀以孝聞永樂中用善書徵入翰林舉順天鄉試
授中書舍人宣德時予修成祖仁宗實錄遷兵部主事
仍供事內廷正統中再修宣宗實錄進侍講以學士曹

鼎等薦與修撰王振教習庶吉士景帝立進侍講學士
直經筵三年以高穀薦遷國子祭酒時以國計不足放
遣諸生不願歸者停其月廩鉉言養才國家急務今倉
廩尚盈柰何靳此遂得復給又令甄別六館生年老貌
寢學藝疏淺者升為民鉉言諸生荷教澤久豈無片長
况離親戚棄墳墓艱苦備至一旦被斥非朝廷育才意
乞揀年貌衰而有學者量授之官帝可其奏尋以母喪
歸服闋赴都陳詢已為祭酒帝重鉉命與詢並任天順

初改少詹事侍東宮講讀明年十月卒帝及太子皆賜祭賻贈有加憲宗立贈禮部侍郎諡文恭鉉性介特言行不苟教庶吉士及課國子生規條嚴整讀書至老彌篤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瀕行閱其衣篋比還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瀚官終副使能守父訓薩琦字廷珪其先西域人後冒籍閩縣舉宣德五年進士歷官禮部侍郎兼少詹事天順元年卒琦有文德狷潔不苟合名行與鉉相頡頏云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年十八舉於鄉入國子監為李時
勉所器與劉珣齊名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檢討景泰元年李實自衛拉特還請再遣使迎上皇景
帝不許讓疏曰上皇於陛下有君之義有兄之恩安得
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問我其何辭以應若從羣臣請
仍命實齋救以往且述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
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於天下萬一迎而不許則我得
責直於彼以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帝委曲諭解

之天順末父憂歸未終喪起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成化二年起遷國子祭酒慈懿太后崩議祔廟禮讓率僚屬疏諫兩京國學教官例不得遷擢讓等以為言由科目者滿考得銓叙讓在太學亦力以師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揭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謗者亦衆為人員才狹中意所輕重輒形於詞色名位相軋者多忌之五年擢禮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在國子監用會饌餼事與後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典籍王允

等俱得罪坐死諸生訴闕下請代復詔廷臣雜治卒坐死贖為民鑑既得罪吏部尚書姚夔請起致仕禮部侍郎李紹為祭酒馳召之而紹已卒紹字克述安福人宣德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楊士奇臥病英宗遣使詢人才士奇舉紹等五人以對土木之敗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率不遣累遷翰林學士以李賢王翱薦擢禮部侍郎成化二年以疾求解職紹好學問居官剛正有器局能獎掖後

進其卒也帝深惜之

林瀚字亨大閩人父元美永樂末進士撫州知府瀚舉
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偏修再遷諭德請急歸弘
治初召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稍遷國子監祭酒進
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如故典國學垂十年饒銀歲以百
數計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餽居由瀚始厯
吏部左右侍郎十三年拜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率羣
僚陳十二事御史王獻臣自遼東逮下詔獄儒士孫伯

堅等夤緣為中書舍人瀚疏爭忤旨乞罷不許已奏請
重根本曰保固南京曰佑啟皇儲曰撫綏百姓曰增進
賢才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言官邱俊
石介等薦瀚帝用侍郎焦芳乃改瀚南京兵部參贊機
務命未至瀚因疾乞休因陳養正心崇正道務正學親
正人四事儒詔慰留時災異數見瀚及南京諸臣條時
政十二事語涉近倖多格不行瀚素剛方與守備中官
不合他內臣進貢道其地者瀚每裁仰之遂交譖於劉

瑾會劉健謝遷罷政瀚聞太息言官戴銑等以劉健遷被徵瀚獨贐送瑾聞益恨明年二月假銑等獄詞謫瀚浙江參政致仕旋指為奸黨瑾誅復官致仕予月廩歲隸如故事尋命有司歲時存問瀚為人謙厚而自守介然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九人庭梈庭機最顯庭梈字利瞻瀚次子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吏部尚書張綏欲改為御史固謝之乃以為蘇州知府頻歲大水疏請停職造罷繁征割關

課備振再上始報可遷雲南左參政正德九年以父老
乞侍養時子炫已成進士官禮部主事亦謁假歸三世
一堂鄉人稱盛事嘉靖初父憂服闋起官江西歷湖廣
左右布政使舉治行卓異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
府歷工部右侍郎應詔言郊壇大工南城西苑相繼興
作請以儉約先天下又因災傷乞撤還採木燒造諸使
進左拜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帝方大興土木功庭梲所
規畫多稱意會詔建沙河行宮庭梲議加天下田賦為

炫終通政司參議庭機字利仁瀚季子也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遷司業擢南京祭酒累遷至工部尚書穆宗立調禮部俱官陪京時子爌已為祭酒遂致仕歸萬曆九年卒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僖子爌煙爌字貞恒庭機長子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景恭王就邸命爌侍講讀三遷國子祭酒自爌祖瀚父庭機三世為祭酒前此未有也隆慶改元

擢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寇犯邊條上備邊七事改吏部調南京吏部署禮部事魏國公徐鵬舉廢長立幼爇持不可萬厯元年進工部尚書改禮部仍居南京名位一與父庭機等母喪去官服闋以庭機篤老侍養家居七年先父庭機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明代三世為尚書並得謚文林氏一家而已子孫勤性篤孝芝生者三枯篁復青御史上其事被旌煙字貞耀庭機次子也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厯廣西副使兄爇卒請

急歸養久之歷太僕寺卿因災異極陳礦稅之害請釋
逮繫諸臣不報終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林氏三世五尚
書皆內行修潔為時所稱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預修英宗實錄性介特力學慕古講求經世務成化
九年校勘通鑑綱目上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
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為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
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狗名曰振剛紀而小

人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歛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俸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振城門示災不思疎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為無用

矣帝不能從時塞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養兵積粟
收復東勝河套故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晚唐將帥敗
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尅侵軍餉辦納月
錢三軍方怨憤填膺孰肯為國效命者語皆切時樊榘
滿進侍講直經筵遭兩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弘
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三年擢南京國
子祭酒上言六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
會饌均撥厯其正祀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禮部

尚書傳瀚持之乃進時而澄祀如故明年謝病去家居
將十年薦者益衆會國子缺祭酒部議起之帝素重鐸
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屢辭不許時章懋為南祭酒
兩人皆人師諸生交相慶居五年引疾歸鐸經術湛深
為文章有體要兩為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修
堂室擴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恤之
死者請官定制為之殮家居好周恤族黨自奉則布衣
蔬食正德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會試第一歷編修閉門自守不妄交人武宗立使安南却其餽正德二年遷國子監司業累擢南祭酒尋改北鐸屢典成均教士切實為學不專章句士有假歸廢學者訓飭之悔過乃已久之謝病歸嘉靖初以刑部尚書林俊薦用孝宗朝謝鐸故事起南祭酒踰年復請致仕累徵不起卒諡文恪鐸以德望重於時居鄉有盜掠牛馬或給云魯祭酒物也舍之去大學士李東陽生日鐸為司業與祭酒趙永

皆其門生也相約以二帕為壽比檢筭亡有徐曰鄉有饋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東陽喜為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永字爾錫臨淮人與鐸同年進士亦官編修復與鐸相繼為祭酒尋遷南京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清重其才欲引以自助乃為他語挑之永正色曰可以纓冠污吾道乎遂請致仕去人服其廉介

贊曰明太祖時國學師儒體貌優重魏觀宋納為祭酒

造就人才克舉其職諸生叩命奉使往往擢為大官不
專以科目進也中葉以還流品稍雜撥厯亦為具文成
均師席不過為儒臣序遷之地而已李時勉陳敬宗諸
人方庶清鯁表範卓然類而傳之庶觀者有所法焉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考證

劉鉉傳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瀕行閱其衣篋比還篋
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臣

黃壽齡按瀚使南方

時鉉戒之有臨財毋苟得之語明書及識大錄獻徵
錄皆同史畧之謹識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五十二

鄒

緝

鄭維桓
柯暹

弋

謙

黃

驥

黃

澤

孔友諒

范濟

聊

讓

郭佑
華敏

胡仲倫
賈斌

左

鼎

練

綱

曹

凱

許士達

劉

煒

尚

稅

單宇

姚顯
楊浩

張照
賀煬

高

瑶虎臣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星子教諭建文
時入為國子助教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講立東宮兼左
中允屢署國子監事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緝
上疏曰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
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
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

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
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歛鈔購
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
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
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
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
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托威
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

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
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
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
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
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
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
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
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

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
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
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効軍士朝
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閒遊往來此皆姦
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也朝廷
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
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駕下責民牧養騷
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

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
不知來者皆懷窺覷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
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為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
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
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
天意怨譴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
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眚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
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

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
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
者常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
百官全其廩祿按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
覈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
社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且國家
所恃以長久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為去留
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

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為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書奏不省時三殿初成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下詔求直言及言者多斥時政帝不懌而大臣復希旨詆言者帝於是發怒謂言事者謗訕下詔嚴禁之犯者不赦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俱下獄御史鄭維桓何忠羅通徐瑤給事中柯暹俱左官交趾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無罪是年冬緝進右庶子兼侍講明年九月卒於官緝博極

犀書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子循宣德中為翰林待詔
請贈父母帝諭吏部曰曩皇祖征沙漠朕守北京緝在
左右陳說皆正道良臣也其子之鄭維桓慈谿人永樂
十三年進士出知交趾南清州卒柯暹池州建德人由
鄉舉出知交趾驪州累官浙江雲南按察使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
事忤旨貶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仁宗在東宮素知謙
骨鯁及嗣位召為大理少卿直陳時政言官吏殘貪政

事多非洪武之舊及有司誅求無藝帝多採納既復言
五事詞太激帝乃不懌尚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大
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都御史劉觀令中御史合糾
謙帝召楊士奇等言之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
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帝乃不
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
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為戒今四方朝覲之臣
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惕然曰

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
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未幾帝以言事者益少復召
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
臣曰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遂令就
榻前書敕引過曰朕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
未嘗不欣然聽納苟有不當不加譴訶羣臣所共知也
間者大理少卿弋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
章奏其賣直謙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

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然何以為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為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叅如故時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帝以謙清直命往治之擢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採木之役宣德初交趾右布政戚繼以貪淫黜命謙往代王通棄交趾謙亦論死正統初釋為民土木之變謙布衣走闕下薦

通及甯懋阮遷等十三人皆奇才可用衆議以通副石亨謙請專任通事遂寢廷臣以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通等不納罷歸未幾卒仁宗性寬大容直言謙以故得無罪反責呂震等而黃驥言西域事帝亦誚震而行其言驥全州人洪武中中鄉舉為沙縣教諭永樂時擢禮科給事中常三使西域仁宗初上疏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托無賴小人投為從者乘傳役人運貢物至京師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

月致民失業妨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
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較者
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
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
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硃砂梧桐醵之類皆無益
國用請一切勿受則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尚書
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邪驥
言是其即議行後遷右通政與李琦羅汝敬撫諭交趾

不辱命使還尋卒

黃澤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擢河南左參政南陽多流
民拊循使復業常率丁役至北京周恤備至久之調湖
廣仁宗即位入覲言時政多見采宣宗立下詔求言澤
上疏言正心恤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
遠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
陰其慮險譎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
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

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為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漢唐已事彰彰可監當成祖時宦官稍稍用事宣宗寢以親幸澤於十事中此為尤切帝雖嘉歎不能用也其後設內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宦寺之盛自宣宗始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使復上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宜罷并請盡罷諸坑冶語甚切帝歎息曰民困若此朕何由知遣官驗視酌議以聞澤在官有政績然多

暴怒鹽運使丁鑑不避道撻之為所奏巡按御史馬謹
亦劾澤九載秩滿自出行縣歛白金三千兩償官物且
越境過家遂逮下獄正統六年黜為民初澤奏金華台
州戶口較洪武時耗減而歲造弓箭如舊乞減免下部
議得允而澤已罷官踰月矣孔友諒長洲人永樂十六
年進士改庶吉士出知雙流縣宣宗初上言六事一曰
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
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心者

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
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歷久京官者
任之諭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歲月責成治効至遠缺
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遇事赴京多委雜職署事
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
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
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
弊既多端僥倖過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

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
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真才之
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祿之
典視前代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
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
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
請勅戶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官俸仍令
內外風憲官採訪廉潔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

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
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採辦諸事自朝廷視之不
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賴之輩關通吏胥壅斷貨
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姦弊百端乞盡停採
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其二事言汰冗
員任風憲言者多及之不具載宣德八年命吏部擇外
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試之得友諒及進士胡端禎等
七人悉令辦事六科居二年皆授給事中惟友諒未授

官而卒

范濟元進士洪武中以文學舉為廣信知府坐累謫戍興州宣宗即位濟年八十餘矣詣闕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欵發有方周流不

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偽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遠無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為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太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

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
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
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
在於堪戰比者多募為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
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
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
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
用其四曰民病莫甚於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

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為姦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謀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

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懇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較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萎靡立志不弘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宜選

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讎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既以餽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

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
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多爾濟巴勒獻女巴延
特穆爾鼐爾布哈等相繼擒獲納克楚亦降此專務內
治不勤遠畧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母以
窮兵黷武為快母以犁庭掃穴為功棄捐不毛之地休
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傷痍
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天閼遠人自服
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衆在乎

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為州以州為縣繼
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
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
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
愈不寧姦弊叢生詐偽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
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
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内外官吏並依洪
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

大治矣奏上命廷臣議之尚書呂震以為文辭冗長且
事多已行不足采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
其素履以聞震乃言濟故元進士曾守郡坐事戍邊帝
曰惜哉斯人今久淹行伍今猶足用震曰年老矣帝曰
國家用人正須老成但不宜任以繁劇乃以濟為儒學
訓導

聊讓蘭州人肅府儀衛司餘丁也好學有志尚明習時
務景帝嗣位懋王振蒙蔽大開言路吏民皆得上書言

事景泰元年六月讓詣闕陳數事其畧曰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驛汚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為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遼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隣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額森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

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過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盡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奢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堯立謗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諛法恐人議已所以亡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顧忌而言無不盡矣

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帝頗嘉納之後四年讓登進士官知縣卒景泰二年監生郭佑亦上書言兵事畧曰逆寇犯順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讎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千務驕蹇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親賢良以固國本廣儲蓄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分定

名裁之以義如桀鵲侵軼則提兵問罪使大漠之南不敢有匹馬闌入乃可保百年無虞不然西北力罷東南財竭不能一日安枕矣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之徒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贓污吏罷退為民欲掩閭黨之耻納粟納草冠帶而歸前以冒貸去職今以輸貸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況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

措如此是以空乏啟寇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又有胡仲倫者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也緣事入都會上皇北狩額森欲妻以妹上皇因遣廣寧伯劉安入言於帝仲倫上疏爭之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諧婚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為姻驕尊自大三也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遼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曩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

死鯁直者戍君子見斥小人驟遷章奏多決中旨黑白
混淆邪正倒置閭浙之寇方殷衛拉特之釁大作陛下
宜親賢遠姦信賞必罰通上情達下志賣國之姦無所
投隙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尊天下自此安矣
帝嘉納焉又有華敏者南京錦衣衛軍餘也意氣慷慨
讀書通大義憤王振亂國與儕輩言輒裂眦怒詈景泰
三年九月上書曰近年來內官袁琦唐受喜寧王振專
權害政致國事傾危望陛下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為子

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曹節候覽之害復見於今日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庖軍害民十事為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累室兼贏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則外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籍之子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業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征徭阡陌連亘而

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
鉅萬壞國家法豪奪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
倚勢賒買恃強不償行賈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
軍匠名為伴當俾辦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
煩重兵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買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
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
不勝怨酷害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又有賈斌者商河
人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

宗宋徽欽為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
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為鑒戒者附焉
乞命工刊布禮部以其言當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
聞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都御史王文
以御史多闕請會吏部於進士選補帝從之尚書王直
考鼎及白圭等十餘人曉詣刑名皆授御史而鼎得南
京尋改北巡按山西時英宗北狩兵荒存臻請蠲太原

諸府稅糧停大同轉餉夫以蘇其困額森請和抗言不
可尋以山東河南饑遣鼎巡視民賴以安律官吏故勘
平人致死者抵罪時以給事中于泰言悉得寬賞鼎言
小民無知情貸可也官吏深文巧詆與故殺何異法者
天下之公不可意為輕重自是論如律景泰四年疏言
衛拉特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今
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
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

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為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骯髒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一二而為四僉事益三而為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

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即曩之
方面御史也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為巡
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邪至御史遷轉
太驟當以六年為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
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
當慎擇而久任之帝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
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
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

遊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紓饗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為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撻克聚歛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歛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帝不許鼎言亦不盡行踰月以災異偕同官陳救弊恤民七事未言大臣不

乏奸回宜黜罷其尤用清政本帝善其言下詔甄別而大臣辭職並慰留給事中林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鼎聰等乃共諭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錫罷文淵致仕鼎居官清勤卓有聲譽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為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鼎出為廣東右參政會英宗復位以郭登言召為左僉都御史踰年卒練綱字從道長洲人祖則成洪武時御史綱

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郎王監國上中興八策
額森將入犯復言和議不可就南還不可從有持此議
者宜立誅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當主中軍而分遣大
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勤王檄陝西
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綱有才辨急功名都御史
陳鑑尚書俞士悅皆綱同里念綱數陳時政有聲且畏
其口遂薦之授御史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巡視兩淮
鹽政駙馬都尉趙輝侵利劾奏之三年冬偕同官應詔

陳八事竝允行亡何復偕同官上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為文曜等所罔均宜按問帝雖不罪終以綱等為直明年命出贊延綏軍務自陳名輕責重乞授僉都御史帝曰遷官可自求耶遂寢其命初京師戒嚴募四方民壯分謭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廷議編之尺籍綱等言召募之初激以忠義許事定罷遣今展轉輪操已孤所望況其逃亡實迫寒餒

豈可遽著軍籍邇方多故倘更召募誰復應之詔即除
前令五年巡按福建與按察使楊珏互訐俱下吏謫珏
黃州知府綱邠州判官久之卒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磊
落多壯節英宗北征諫甚力且曰今日之勢大異澶淵
彼文武忠勇士馬勁悍今中貴竊權人心玩愒此輩不
惟以陛下為孤注即懷愍徽欽亦何暇恤帝不從乘輿
果陷凱痛哭竟日聲徹禁庭與王竑共擊馬順至死景

泰中遷左給事中林聰劾何文淵周旋詔宥之凱上殿
力諍二人遂下吏時令輸豆得補官凱爭曰近例輸豆
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
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
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
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
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為然命已
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議福建巡按許仕達與侍郎

薛希璉相訐命凱往勦用薦擢浙江右叅政時諸衛武職役軍辦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人以凱言禁止鎮守都督李信擅募民為軍糜餉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咸獲罪在浙數年聲甚著初凱為給事常劾武清侯石亨亨得志修前憾謫凱衛經歷卒許仕達歛人正統十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言災沴數見請帝痛自修省帝深納之未幾復請於經筵之餘日延儒臣講論經史帝亦優詔褒答巡按福建

劾鎮守中官廖秀下之獄秀訐仕達下鎮守侍郎薛希璉等廉問會仕達亦劾希璉貪縱乃命凱及御史王豪往勘還奏兩人互有虛實而耆老數千人乞留仕達給事中林聰閩人也亦為仕達言乃命留任且敕希璉勿構卻仕達厲風紀執漳州知府馬嗣宗送京師大理寺劾其擅執帝以執賊吏不問期滿當代耆老詣闕請留不許未幾即以為福建左參政天順中歷山東貴州左右布政使

劉煒字有融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刑科給事中副都御史周銓以私憾撻御史諸御史范霖楊永與尚褫等十人共劾銓煒與同官盧祥等復劾之銓下詔獄亦訐霖永及煒祥等王振素恚言官盡逮下詔獄霖永坐絞後減死他御史或戍或謫煒祥事白留任而銓已先瘐死煒累進都給事中景泰四年戶部以邊儲不足奏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誥敕煒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耻不立者非

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為辭若但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誥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立為己之山東歲歛戶部以尚書沈翼習其地民瘼請令往賑及往初無方畧煒因劾翼且言其地已有尚書薛希璉少卿張固鎮撫又有侍郎鄒幹都御史王竑振濟而復益之以翼所謂十羊九牧乞還翼南京戶部而專以命希璉等從之平江侯陳豫鎮臨清事多違制煒劾之豫被責讓明年都督

黃珙以易儲議得帝眷奏求霸州武清縣地煒等抗章
言珙本蠻獠俱蒙重任怙寵妄干乞地六七十里豈盡
無主者請正其罪帝宥珙遣戶部主事黃岡謝景往勘
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珙帝卒宥焉景官至貴州巡
撫以清慎稱煒天順初出為雲南叅政改廣東分守惠
潮二府潮有巨寇招之不服會兵進剿誅其魁改涖南
韶會大軍征兩廣以勞瘁卒官尚褫字景福羅山人正
統四年進士除行人上書請毋囚繫大臣擢南御史以

劾周銓下獄與他御史皆謫驛丞得雲南虛仁驛景泰
五年冬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直之士冒死陳言
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
未開也釋教盛行誘煽輦俗由掌邦禮者畏王振勢度
僧多至此宜盡勒歸農章下禮部尚書胡濙惡其刺己
悉格不行量移豐城知縣為邑豪誣搆繫獄尋得釋成
化初大臣會薦擢湖廣僉事初有詔荆襄流民許所在
附籍都御史項忠復遣還鄉督甚急多道死褫憫之陳

牒巡撫吳琛請進士琛以報忠忠怒劾褫中朝知其意在卹民卒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遣還鄉褫為僉事十年所司上其治行賜誥旌異致仕卒

單宇字時泰臨川人正統四年進士除嵯縣知縣馭吏嚴吏欲誣奏宇宇以聞坐不并上吏奏逮下獄事白調諸暨遭喪服除待銓京師適英宗北狩宇憤中官監軍諸將不得專進止致喪師疏請盡罷之以重將權景帝不納初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其所修大興隆寺日

役萬人廉帑數十萬閎麗冠京都英宗為賜號第一叢
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臨幸以故釋教益熾至是宇上
書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
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構寺宇徧滿京邑所費不
可勝紀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
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為廷議所格
復知侯官而咸陽姚顥以鄉舉入國學亦上言曩者修
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又奉僧楊其為上師儀從侔王

者食膏粱被組繡萬乘若弟子今上皇被留賊庭乞
令前赴衛拉特化諭額森誠能奉駕南還庶見護國之
力不然佛不足信彰彰矣當景泰時廷臣諫事佛者甚
衆帝卒不能從而中官興安最用事佞佛甚於振請帝
建大隆福寺嚴壯與興隆並四年三月寺成帝尅期臨
幸河東鹽運判官濟寧楊浩切諫乃止宇好學有文名
三為縣咸以慈惠聞居侯官久之卒顯後為齊東知縣移
武城公廉剛正用巡撫翁世資薦擢太僕丞浩初以鄉

舉入國學除官未行遂抗疏聲譽籍甚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張昭不知何許人天順初為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甫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裹席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

壑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可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
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賑卹庶饑民可救奏下
公卿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
已之天順三年秋建安老人賀煬亦上書論時事言今
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逮滿九載年幾七十苟且貪污
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亦當推舉
景泰朝錄先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
祀然有官無祿宜頒給以昭崇儒之意黃幹劉燦蔡沈

真德秀配祠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之請然未入
祝辭宜增補預備義倉本以振貧民乃豪猾多冒支不
償致廩庾空虛乞令出粟義民各疏里內饑民同有司
散放未幾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
鮮積學草野小夫賁緣津要初解兔園之冊已廁鶚薦
之羣及受職泮林猥瑣貪饕要求百故而授業解惑莫
措一詞生徒亦往往玩愒歲月挑撻城關待次循資濫
升太學侵尋老耄倖博一官但履身家之謀無復功名

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帝善其言
下所司行之

高瑄字庭堅閬縣人由鄉舉為荊門州學訓導成化三
年五月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
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
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元
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
不得正其終節惠濟祀未稱典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

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至十二月始奏
追崇廟號非臣下敢擅議惟陛下裁決而左庶子恭淳
力爭謂不當復且言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
明一陷陛下於不孝臣以謂瑤此舉非欲尊邸王特為
羣邪進用階必有小人主之者帝曰景泰往過朕未嘗
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為此奏欲獻諂希恩耶議遂寢
然帝終感瑤言久之竟復邸王帝號瑤後知番禺縣多
異政發中官韋眷通番事沒其貲鉅萬於官眷憾甚誣

奏於朝瑤及布政使陳選俱被逮士民泣送者塞道瑤
竟謫戍永州釋還卒黎淳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
官至南京禮部尚書頗有名譽其與瑤爭邸王廟號也
專欲阿憲宗意至以昌邑更始比景帝為士論所薄當
成化時言路大阻給事御史多獲譴惟瑤以卑官建危
議卒無罪時皆稱帝盛德云又有虎臣者麟遊人成化
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
之省親歸會陝西大饑巡撫鄭時將請振臣齋奏行陳

饑歉狀詞激切大獲振貸已上言臣鄉比歲災傷人相
食由長吏貪殘賦役失均請敕有司審民戶編三等以
定科徭從之孝宗踐阼將建棕棚萬歲山備登眺臣抗
疏切諫祭酒費閭懼禍及銀鑄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
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毀矣閭大慚
臣名遂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乃以為雲南碯嘉知
縣卒官

贊曰明自太祖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寮建言不拘所

職草野微賤奏章咸得上聞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
平日久堂陞深嚴而逢掖布衣刀筆掾吏抱關之冗吏
荷戈之戍卒朝陳封事夕達帝閣採納者庸顯其身報
罷者亦不之罪若仁宗之復弋謙朝叅引咎自責即懸
幣設鐸復得加以以此為招宜乎忼慷發憤之徒抗腕
而談世務也英景之際實錄所載不可勝書今掇其著
者列於篇迨憲宗季年閹尹擅朝事勢屢變別自為卷
得有考焉

原書葉次誤號

男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考證

左鼎傳鼎出為廣東右參政會英宗復位以郭登言召為左僉都御史

臣

黃壽齡按獻徵錄鼎擢廣東布

政司參政未抵任殆即召為左僉都御史之故而史言出為參政竟若以鼎為已蒞任也者謹考訂而仍其舊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六十五至
七

御史_臣李陽樾履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 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五十三

陶

城

督

陳敏

王得仁

子一夔

葉

楨

伍

伍驥

毛

吉

林

錦

郭緒

姜昂

子龍

陶成字孔思鬱林人永樂中舉于鄉除交趾鳳山典史
尚書黃福知其賢命署諒江府教授交人化之秩滿遷山
東按察司檢校用薦擢大理評事正統中以劉中敷薦
超擢浙江僉事成有智畧遇事敢任倭犯桃渚成密布
釘板海沙中倭至艤舟躍上釘洞足背倭畏之遠去秩
滿進副使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陶得二等寇蘭谿成
擊斬數百人進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為內應前

後斬首數百生擒百餘人又自抵賊巢諭降者三千餘人賊勢漸衰惟得二尚在久之勢復熾擁衆來犯先遣其黨十餘輩偽為鄉民避賊者以敝縕裹薪闌入城及成出戰賊持薪縱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戰死時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贈成左參政錄其子魯為八品官魯字自強廕授新會丞當是時廣西徭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香山順德間土寇蜂起新會無賴子羣聚應之魯召父老語曰賊氣

吞吾城不早脩且陷若輩能率子弟捍禦乎皆曰諾乃
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郭掘濠布鐵
蒺藜刺竹于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天順七年
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
同知仍知縣事成化二年從總督韓雍征大藤峽雍在
軍嚴重獨于魯未嘗虛已用其策輒有功雍請擢魯
為僉事專治新會陽江陽春瀧水新興諸縣兵其冬會
叅將王瑛破劇賊廖婆保等于欽化二州大獲鹽書嘉

勞明年賊首黃公漢等猖獗偕參將夏鑑等連破之思
恩潯州未幾賊陷石康執知縣羅紳復偕鑑追擊至六
菊山敗之兩廣自韓雍去罷總督不設帥臣觀望相推
諉寇盜滋蔓魯奏請重臣仍開府梧州遂為永制秩滿
課最進副使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其撫輯勞賚銀幣魯
治兵久賊剽兩粵大者會剿小者專征所向奏捷賊讐
之次骨刮其薈林故居焚誥命發先塋戕其族黨魯聞
大慟詔徙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奮志討賊二

十年以征荔浦徭功增俸一級又九載課最進湖廣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為亂與叅將歐磐分五路進討大破之毀賊巢一百三十弘治四年總督秦紘遣平德慶徭進湖廣右布政使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為名于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為三廣公十一年總督鄧廷瓚請官其子俾統魯所募健卒備征討乃授其子荆民錦衣百戶是年魯卒荆民復陳

父功遂進副千戶世襲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鑿池公署後為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版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伍用之故常得勝算而機不洩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可乘潛師出城中夜合圍曉輒奏凱賊善偵終不能得要領厯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凡斬馘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七千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然魯將兵不專尚

武嘗言治寇賊以化之為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每平賊
率置縣建學以興教化魯初為丞年纔弱冠知縣王重
勉之學重故老儒魯遂請執弟子禮每晨授經史講解
而後視事後重卒官魯執喪如父禮且資其二子又敬
事名儒陳獻章獻章亦重之宋陸秀夫張世傑盡節崖
山未有廟祀特為建祠請祠額賜名大忠嘉靖初魯歿
三十載矣新會人思其德頌于朝賜祠祀之

陳敏陝西華亭人宣德時有四川茂州知州遭喪去官

所部諸長官司及番民百八十人詣闕奏言州僻處邊
徼萬山中與松潘疊溪諸番鄰歲被其患自敏涖州撫
馭有方民得安業今以憂去職軍民失所依乞矜念遠
方還此良牧帝立報可正統中九載滿軍民復遣留進
成都府同知視茂州事都司徐甫言敏及指揮孫敬在
職公勤羣番信服章下都御史王翱等覈實進敏右參
議仍視州事以監司秩涖州前此未有也黑虎寨番掠
近境為官軍所獲敏從其俗與誓而遣之既復出掠為

巡按御史陳員韜所劾詔賞之提督都御史寇深器其
才言敏往來撫卹番人贊理軍政乞別除知州俾敏專
戎務吏部以敏泄茂久別除恐未悉番情猝難馴服宜
增設同知一人佐之報可敏既以叅議治州其體儼監
司遂劾按察使陳泰無故杖死番人泰亦訐敏帝不問
而泰下獄論罪景泰改元叅議滿九載進右叅政視州
事如前蒞州二十餘年威信大行番民胥悅秩漸高諸
監司郡守反位其下同事多忌之者為按察使張淑所

劾罷去

丁瑄不知何許人正統間為御史初福建多礦盜命御史柳華捕之華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徼沙縣佃人鄧茂七素無賴既為甲長益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租外例餽田主茂七倡其黨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捕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幾盡巡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

大剽畧偽稱剽平王設官屬黨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
指揮范增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時福建叅政交趾人
宋新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使侵漁貪惡民不能堪益相
率從亂東南騷動十三年四月茂七圍延平刷卷御史
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貫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為良
民海以聞命瑄往招討以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大
軍繼其後瑄既至先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
赴沙縣圖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

令通判倪冕等率衆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堃等
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巖明年二月瑄
誘賊復攻延平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
福追之遂斬茂七招脅從復業未幾復禽其黨林子得
等尤溪賊首鄭永祖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偕堃等邀擊
禽之斬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
建寧頻不進曰置酒賦詩為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
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福不能平愬之詔責瑄具狀

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功亦竟不錄茂七雖死其從子伯孫等復熾朝廷更遣陳懋等以大軍討瑄乃還朝景泰初出為廣東副使卒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為民患將帥率玩寇而文吏勵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有張瑛王得仁之屬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禽遂昌賊蘇才于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賊衆禽斬千餘人于是帝降敕數詰讓諸將帥都指揮鄧安等因歸咎于前御史柳華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命逮華華已出

為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詔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而御史汪澄柴文顯亦以是得罪初澄按福建以茂七亂檄浙江江西會計尋以賊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兵部因劾澄失機福建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俱下吏獄成詔磔文顯籍其家澄棄市而宋新及按察使方冊等十人俱坐斬遇赦謫驛丞天順初復官論者謂

華所建置未為過澄文顯罪不至死武將不能滅賊反
罪文吏華文顯至與叛逆同科失刑實由王振云華吳
縣人文顯浙江建德人澄仁和人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本謝姓父避讐外家因冒
王氏得仁五歲喪母哀號如成人初為衛吏以才薦授
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秩滿當遷軍民數千
人乞留詔增秩再任居三年推官缺英宗從軍民請就
令遷擢數辯寃獄却饋遺抑鎮守內臣苛索政績益著

沙縣賊陳政景故鄧茂七黨也糾清流賊藍得隆等攻城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餘賊驚潰諸將議窮搜得仁恐濫及百姓下令招撫辨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馬雄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賊復寇寧化率兵往援斬首甚衆民多自拔歸賊勢益衰賊退屯將樂得仁將追滅之俄遭疾衆欲輿歸就醫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夏

也軍民哀慟喪還哭奠者道路相屬多繪像祀之天順
末吏民乞建祠有司為請詔如廣東楊信民故事春秋
致祭子一夔天順四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進左諭德
成化七年彗星見應詔陳五事請正宮闈親大臣開言
路慎刑獄戒妄費語極剴摯被旨切責累遷工部尚書
卒贈太保少保正德中謚文莊

葉禎字夢吉高要人舉于鄉授潯州府同知補鳳翔調
慶遠兩廣徭賊蠭起列郡咸被害將吏率縮朒觀望禎

誓不與賊俱生募健兒日訓練峒酋韋父強數敗官軍
禎生繫之其黨忿悉衆攻城旗山守將擁兵不救禎率
健兒出戰賊却去旋躡禎戰相當禎子公榮殲焉頃之
賊圍鷄刺諸村禎率三百人趨赴道遇賊人頭山下鏖
戰禎被數鎗手及賊一人與從子官慶及三百人皆死
時天順三年正月晦也嶺南素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
尺許賊釋圍去諸村獲全事聞贈朝列大夫廣西叅議
守臣為立廟祀之

伍驥字德良安福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莊重寡言
笑見義敢為天順七年巡按福建先是上杭賊起都指
揮僉事丁泉汶上人善捍禦賊屢攻城皆為所却已而
賊轉熾驥聞立馳入汀州調援兵四集驥單騎詣賊壘
賊不意御史猝至皆擽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
賊見其至誠感悟泣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戶給以牛種
俾復故業惟賊首李宗政負固不服遂與泉深入破之
泉立戰為賊所害驥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

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瘴癘成疾
班師至上杭卒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數千人爭
出財立祠成化中以知縣蕭宏請詔與泉並祀賜祀名
褒忠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
事司轄錦衣衛衛卒伺百官陰事以片紙入奏即獲罪
公卿大夫莫不惴恐公行請屬狎侮官司即以罪下刑
部者亦莫敢捶撻吉獨執法不撓有犯必重懲之其長

門達怙寵肆虐百官道遇率避馬吉獨舉鞭拱手過達
怒甚吉以疾失朝下錦衣獄達大喜簡健卒用巨挺榜
之肉潰見骨不死天順五年擢廣東僉事分巡惠潮二
府痛抑豪右民大悅及期當代相率籲留之程鄉賊楊
輝者故劇賊羅劉寧黨也已撫復叛與其黨曾玉謝瑩
分據寶龍石坑諸洞攻陷江西安遠剽閩廣間已欲攻
程鄉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抵賊巢先
破石坑斬玉次擊瑩馘之復生擒輝諸洞悉破凡俘斬

千四百人捷聞憲宗進吉副使璽書嘉勞移巡高雷廉
三府時民遭賊躡數百里無人烟諸將悉閉城自守或
以賊告反被撻有自賊中逸歸者輒誣以通賊撲殺之
吉不勝憤以平賊為已任按部雷州海康知縣王騏雲
南太和人也日以義激其民賊至輒奮擊吉壯其勇節
獎勵之適報賊掠鄉聚吉與騏各率所部擊敗之薦騏
遷雷州通判未聞命戰死贈同知廕其子為國子生成
化元年二月新會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

魯合軍萬人至大磴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己乙夜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衆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衆競取財物賊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躓為賊所殺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止軍吏勸吉避吉曰衆多殺傷我獨生可乎言未已賊持鎗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劍一人斷一臂力絀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屍貌如生事聞贈按察使錄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

士終雲南副使方吉出軍時賫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
出入已用十之三吉既死文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
僕使持歸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顧左右曰
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堦堦至起揖曰
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
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污我言畢仆
地頃之始甦于是歸金于官吉死時年四十後賜諡忠
襄

林錦字彥章連江人景泰初由鄉貢授合浦訓導徭寇充斥內外無備錦條具方略悉中機宜巡撫葉盛異之檄署靈山縣事城毀于賊錦因形便為柵以守廣設戰具賊不敢逼滿秩去官民曰公去賊復至誰禦者悉逃入山盛以狀聞詔即以錦為知縣馳驛之官民復來歸適歲饑諸徭益剽掠無虛日錦單騎詣壘曉以禍福徭感悟附縣二十五部咸聽命其不服者則討之天順六年破賊羅禾水再破之黃姜嶺又大破之新莊先後斬

獲千餘級還所掠人口賊悉平乃去柵築土城盛及監
司屢薦其才成化改元會廉州為賊所陷乃以錦為試
知府歲復大饑賊四出劫掠錦諭散千餘人誅梗化者
而綏輯其流移境內悉平四年上官交薦請改授憲職
令專備欽廉羣盜乃以為按察使僉事益勤于政十年
賜敕旌異久之進副使錦以所部屢有盜警思為經久
計乃設團河營于西設新寮營于南而別設洪崖營以
杜諸寇出沒路易靈山上城更築高墉亘五百丈卒為

巖邑十四年兵部上其撫輯功被賚錦在兵間以教化為務靈山尚鬼則禁淫祠修學校勸農桑其治廉欽皆飭學宮振起文教為人誠實洞見肺腑徭蠻莫不愛信其行軍與士卒同甘苦有功輒推以與人以故士多效死所在祠祀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十七年進士使楚府却其饋授戶部主事督餉二十萬于陝西給軍主者以羨告悉還之歷遷雲南參議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

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揅復于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
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祿兵脅之思揅始
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讐之發兵越金沙江奪
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不已巡撫陳金
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抵金齒叅將廬和
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
和懼還軍至千崖遇緒語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
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

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
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蹀躞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
二舍手自為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
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
槊勁弩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
必渡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譬曉禍福甚備又聞
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敕諭
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其

叛諸酋聞咸俛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詰前所留使人
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玉聞報馳至則已歸地納款矣時
弘治十四年五月也越三年擢緒四川督儲參政武宗
即位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明年致仕歸

姜昂字恒頴太倉人成化八年進士除棗強知縣授御
史偕同官劾方士李孜省杖午門外以母老乞改南尋出
為河南知府吏白事畢退闔門讀書鞭箠懸不用藩府
人有犯立決遣之改知寧波擢福建叅政請終養歸服

闕而卒昂在官日市少肉供母而自食菜茹子弟學書不聽用官紙筆家居室不蔽風雨子龍字夢賓正德三年進士歷禮部郎中武宗南巡率同官諫罰跪五日杖幾死出為建寧同知尋遷雲南副使備兵瀾滄姚安滇故盜藪龍讓土酋曰爾世官縱盜寧非賄乎酋懼撫諭羣盜悉聽命巨盜方定者既降而貧為妻妾所詬卒不忍負龍竟仰藥死南安大盜千人御史欲徵兵龍檄三日散盡四川鹽井刺馬仁雲南曬江和歌仲讐殺數

十年龍撫諭遂解大侯州土官猛國恃險肆暴龍擒之
在滇四年番漢大治鄧川州立三正人祠祀袁州郭紳
莆田林俊及龍

贊曰陶成陳敏諸人以監司守令著征剿功而成及毛
吉葉禎身死王事勞烈顯著亦可以愧戎師之畏懦賊
踣者矣林錦威能臨制材足綏懷邊疆皆得斯人何憂
不治郭緒單騎入險諭服兩酋令當洪永間亦何至尚
淹常調哉平世秉國者多抑邊功謂恐生事然大帥倚

內援叙錄又多踰等適足以長武夫玩寇之心而無以
獎勞臣致死之節國家以賞罰馭世曷可不公乎

明史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陶成傳又自抵賊巢諭降者三千餘人

臣方煒按是

時總兵徐恭尚書石璞久屯無功共推成成抵賊壘
留七日諭降之見識大錄謹附識

陶成傳

子魯附

每平賊率置縣建學以教化之

臣方

煒按魯前後平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
賊置恩平陽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見識大

錄謹附識

丁瑄傳十三年四月茂七圍延平刷卷御史張海登城
撫諭臣方煒按是時尤溪賊蔣福成有衆萬餘同
知鄧洪等帥兵捕之福成與茂七合官軍殲焉張海
遣都指揮張某以兵四千往勦敗績茂七遂圍延平
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丁瑄傳茂七雖死其從子伯孫等復熾朝廷更遣陳懋
等以大軍討臣方煒按明實錄十四年正月上以

閩師老無功命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副總兵是懋等之遣在茂七未殲之前也紀事本末所載亦同與傳互異謹附識

毛吉傳成化元年二月新會告急臣方煒按元年正月賊出惠之河源轉掠翁源吉率官軍二十追之賊大敗遂西奔見識大錄謹附識

郭緒傳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揲復於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屢諭之

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祿兵脅之思揲始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讎之發兵越金沙江奪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不已臣方煒按

思祿即思任少子據孟養地為亂正統十三年王驥與畫金沙江為界許以酋目居孟養及征孟密時參政毛科檄思祿兵思祿以羸卒數千應孟密來禦科大敗思祿軍殲焉遂違誓渡江而據孟養自立見明實錄謹附考